

# 誰都自說家鄉好

汪金友



自由談

前幾天去溫州雁蕩山，看到石壁上有一首題詩：「名勝多欺客，此山親遊人。奇峰幻八景，飛瀑裁九雲。石疊千卷書，溪流萬斛金。雁蕩如仙境，一見傾我心。」看了之後，我為之搖尾，你說人家「名勝多欺客」，這不是為了討好雁蕩而去貶損他人嗎？但我當地的朋友說，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他們雁蕩人確實熱情洋溢，心地善良，坦誠好客，古道熱腸。

雁蕩人確實熱情，雁蕩山的風景也確實好看。一座矗立在靈峰景區的石峰，晚上看一個樣，白天看又一個樣。從八個角度看，會出現八種奇景。有時像「夫妻峰」，有時像「剪刀峰」，有時像「合掌峰」，有時像「雄鷹峰」，變化多端，趣味無窮。

還有被稱為「大龍湫」的飛天瀑布，從一百九十米高的連雲嶺頂飛流直下。像一條發怒的銀龍，猛撲下山。然後又在半空隨風搖曳，飄飄灑灑，形成一片片雨簾，或一串串珍珠，盤旋在水面之上，或如瑤池煙雲，或似五彩彩虹。著名畫家潘天壽也曾為此題詩一首：「一夜黃梅雨後時，峰青雲白更多姿。萬條飛瀑千條澗，此是雁山第一奇。」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雁蕩山的山，沒有華山險峻，沒有泰山挺拔，沒有黃山俊

秀；雁蕩山的瀑布，也沒有壺口奔放，沒有黃果樹雄壯，沒有九寨溝多姿。只能說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由此想起一首歌曲《誰不說俺家鄉好》：「一座座青山緊相連，一朵朵白雲繞山間，一片片梯田一層層綠，一陣陣歌聲隨風傳……」聽起來真的很美，外地人來了，也可能誇這裏的風景很好。但實事求是地說，又有幾個人願意到這樣的大山裏來住？

家鄉是生命的搖籃，記載着自己和祖輩的人生軌跡。想起家鄉，就會想起自己的親人，想起快樂的童年和激情的青春。家鄉之所以可愛，是因為它已經注入了情感的內涵，並融進了我們的生命。家鄉是成長的陽光，冷寂時可以得到溫暖；家鄉是漂泊的港灣，孤單時可以停泊靠岸。所以，每個人都愛自己的家鄉，說起家鄉的好處，都是滔滔不絕，誇誇其談。

的確，每個人的家鄉，都有其獨到的可愛之處。山有山的美，水有水的美，花有花的美，草有草的美。魯迅家的一個小菜園，經他一描述，就成了人們爭相要看的「百草美景」。陶淵明的一篇《桃花源記》，便讓很多人把自己的家鄉，想像成人間天堂。

當有人誇耀家鄉的時候，我們最好的辦法是認真地聆聽，並表現出讚許的樣子。即便他把小好說成大好，把半好說成全好，也不要反駁。因為向外地人誇讚自己的家鄉，也是人生的一種快樂。



HK人與事

你家男人做家務嗎？話題饒有趣味，但有些唐突。原來香港男人，很多是「大少」，只做一成家務，餘下的都落在女人身上，香港女性從寫字樓放下工作回家，接着動手做家裏的事，怪不得她們說：「女人總是吃虧！」再生去做個男人。

這本屬個人或家庭私事，但數據由官方揭開，本港統計處做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訪問了兩萬六千人。時下的社會調查，少的三幾百，多的千餘，官方用大量人手做一次調查比較少見，對象包括不同階層家庭，因此我不以為男人受屈，懶就是懶，認了算吧。

試着對照身邊的親戚朋友，我同意調查結果，準確度達百分之九十，完全不做

# 你家男人做家務嗎？

鄭家豪

家務的男人有沒有？有的是，也許是少數吧，錯了，這部分佔全部男性百分之三十八點五，接近四成，嘆梳化、等吃飯，每天唸着「太太做事我享福」。

寫此文因有感而發，我的一位近親就是這樣的男人，像是從調查報告的其中一個模式複製出來，他年過五十，還是孩子一個，生活上的一切由滿頭白髮的母親打點，不懂煮飯，幾十年未開爐煮過一次飯，電飯煲很簡單，按個掣就是了，活到這把年紀，手指未按過電飯煲掣，說來疑真疑假，近親都看慣聽慣，不當一回事。吃飯時間他端坐桌前，餸菜擺開，等老媽添飯給他，不自己取飯，自然是不會為老媽添飯。後來居住環境變了，老媽每早為他送早餐，然後將一星期換下的衣物拿回舊居洗滌。過了八十的老媽不停為兒子操勞，他屬於調查報告中「完全不做家務」那一類男人。

朋友中也有擔起家務的男人，他煮得一手好飯菜，是年輕時跟母親學來。每日公餘，他挽起大抽家庭用品、蔬菜魚肉回家，按時按候提一袋米，幾樽生油，兼有糖餅、罐頭、即食麵，家裏日用品充足。他從不計較他人怎看自己，不介意做「住家男人」。我對這位朋友的「全心為家」很有好感，嫂子真有福。男子漢不擔家誰擔家，一切家務由天生弱質的女人負起，說不過去。

我算是做些家務的男人，閒時喜歡入廚做菜，家人喜歡我做的餸菜，我更有興趣滿足家人。

說來有趣的是，我的文章題材許多時候是下廚做菜的時候想出來的，餸菜做好，即有題材可以下筆。

我相信做事與做家務人會長壽。男人女人是天造地設一半一半，合起來就是一個家。

# 畫花

李夢



西札記

喜歡莫奈的小夥伴，最近一定很开心。下月四日至七月十一日，「法國五月」藝術節一場關於莫奈的特展將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展出這位知名印象派畫家不同時期的作品共十七幅。

提起法國畫家莫奈（Claude Monet，一八四〇年至一九二六年），除去那幅人盡皆知的前名作《日出·印象》外，他描摹花卉的作品同樣予人深刻印象。晚年的莫奈，定居於法國小鎮吉維尼。在屋後的花園裏，他種下很多睡蓮，並以此為題，創作出二百多幅畫作。

莫奈最初定居法國鄉間時，未曾想過以午後睡蓮為題創作。那些花，在他看來，不過是為裝飾庭院而種植。直到有一天，他在花園瞎逛，忽然被陽光下水面上睡蓮隨風搖擺的姿態吸引。莫奈看花，有時在正午，有時在晨昏，有時在橋上，有時在岸邊。因此，《睡蓮》系列（Nymphéas）畫作雖說題材相仿，卻因觀賞角度及光暗不同，而呈現出豐富且繽紛的情形。而且，相比這位法國畫家早期作品，這一時期的畫作不論用色抑或筆法，都更顯得瀟灑奔放。孔子曾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話用來形容畫睡蓮的莫奈，竟格外恰當。

巧的是，當時一場關於睡蓮的大型展覽，恰好在畫家本人七十歲生日前後

舉辦。一九〇九年，四十八件以睡蓮為題材的畫作展出，以「水上風景」命名。也是在那一年，莫奈患白內障，自此直到去世，一直受眼疾困擾。對於畫家尤其是印象派畫家而言，患上白內障的後果幾乎與作曲家雙耳失聰一樣嚴重。然而，晚年為眼疾所苦的莫奈，竟創造出一系列包括睡蓮與罌粟花在內的傳世畫作，讓人不由聯想到失聰後創作出《第九交響曲》的貝多芬。

後世學者指出，莫奈患上眼疾後，對於風景色彩的捕捉，常常有失準確。所以，我們見到畫家晚年的《睡蓮》系列作品中，用來描摹水塘的藍色很深，近乎紫色，與日常所見相去甚遠。然而，用色的不循常理，反而為畫作增添浪漫甚至夢幻的意味。早年間，這位印象派畫家創作時已不像古典主義畫家那樣關注細部，也不會極力追求形似；到了晚年，畫家乾脆將「形似」置之不理，以愈發奔放的筆法和更加大膽的用色，將水塘中花與葉片蓬勃生長的狀態塗抹在畫布上。

這種「寫意重過寫實」的做法，與梵高對於向日葵的描畫對照來看，倒是十分近似。梵高身後後印象派與現代主義轉接的關鍵時期，與印象派前輩如莫奈等人相比，後印象派代表畫家更加傾向於繪畫詮釋心情及意緒，畫作的紀錄功用逐漸讓位於表意及抒情。當我們見到梵高筆下綻放的向日葵時，我們關心的不再是畫中花與實物相比是否相似，反倒是那些金黃的、燦若陽光的花朵，

怎樣將畫家創作時豐盈而熱烈的情緒傳遞出來。

到了達利（Salvador Dal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八九年）這位有些瘋瘋癲癲的天才筆下，畫中花則完全離開實在的情景，進入一重超現實的神秘氛圍裏。在畫作《冥想的玫瑰》（Meditative Rose）中，花沒有生在土壤中或水池裏，也不會插在桌上花瓶中，而是漂浮在空中。在巨大花朵的映襯下，地面上站着的人，竟格外顯得渺小。

玫瑰素來是愛情的象徵，達利於是將這幅作品獻給讓他動心的女模特加拉。像達利這樣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從來都是一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模樣，連面對愛人訴說情話表明心意的關口，也偏偏要用上如此奇特甚至詭異的姿態。

不過，與他其他作品中液態的鐘表與扭曲的樹枝比起來，這幅畫中的玫瑰雖然體型龐大，用色甜膩誇張，樣貌卻顯得頗為「正常」，這也算是搞怪慣了的畫家，為愛情作出的一番小小努力吧。在達利眼中，紅是激情與熱烈的象徵，玫瑰喻指愛情及性慾，他將這兩重象徵疊合聚集在一張作品中，無疑加重了抒情的效果。想來收下這幅畫的女子，一定能準確無誤地明白送花人的心意。

晚年生活舒適的莫奈，感情熱烈灼燒的梵高，以及深陷愛情中的達利，紛紛以畫花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可見畫家若浪漫起來，用情之深與表意之直白，一點都不輸給詩人。



▲莫奈《睡蓮》系列畫作之一

作者供圖



▲達利《冥想的玫瑰》

作者供圖

# 周家的悲劇

魯人



人與事

魯迅和周作人之間的悲劇，與周家人相互間比較缺乏融洽的交流有很大關係。如魯迅的婚事，魯迅自己不滿，母親堅持，魯迅便將妻子朱安當作是母親送給他的禮物接受了。但婚後魯迅對妻子卻始終形同路人，這近於以傷害自己和對方來與母親賭氣。魯迅的母親卻又一直不明白，何以許多年過去，魯迅夫婦竟培養不出一點感情？這表明她並未了解兒子。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也沒有一個交流的過程，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交給魯迅一封信，卻拒絕作任何解釋。魯迅在稍作努力無效後，便堅決地搬出大院，從而斷絕了所有緩和的機會。周母也始終未給兩個兒子作任何調解。同時，他們因為不想家醜外揚，從一開始就拒絕外人的調解。之後魯迅南遷上海，數千里的距離，使他們更加缺乏相互了解的機會，也就更加深了他們的隔閡，使他們更自然地從自身角度考慮問題，積怨愈深，也使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受了最大的傷害。

魯迅真的很委屈。那天，周作人交給他一封莫名其妙的信，表示以後拒絕他到後院去的意思。雖然，魯迅看過信，對二弟「後邀欲問之」，周作人卻拒不露面，拒絕給魯迅任何解釋。因為年齡相近，在一起相處的時間最長，互相了解最深，加之魯迅的敏感和敏銳，他應該立刻便猜到了周作人的心思，於是，堅決地搬出八道灣。許廣平會回憶魯迅對她講過，周作人「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犧牲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有許多資料表明，周作人惹不起信子。還在紹興時，一次周作人夫妻爭吵，信子歇斯底里大發作，讓周作人目瞪口呆。如此幾次，周作人只好取息事寧人的方法了，甚至以「犧牲與長兄友好」為代價。當然，這是否是全部原因也不得而知，不過此事對魯迅的傷害實在很大。魯迅為這個家，為周作人夫婦所做的真是有目共睹。一九〇九年，他回國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周作人夫婦婚後需要經濟上的資助。以後信子的娘家也得到過魯迅許多的資助。信子領不領情魯迅並不計較，周作人為了自己清靜，不但不敢制止信子的不當行為，對魯迅甚至不敢有解釋和勸慰，這是最讓魯迅寒心之處。

魯迅搬出八道灣後，周家老太太也為信子所不容。魯迅只好四處借錢，數月內在京城，四處奔波數十次看房，最終買下西三條一處局促的老宅，並親自設計翻蓋後，將母親接來同住。有人說把老太太擠出八道灣是周作人夫婦共同的主意，這倒未必，從為人子之的角度講，周作人還不至於如此歹毒。只是這回為了「家庭安靜」，把母親也犧牲了。魯迅則積鬱積勞，引起肺病復發，每日靠喝米粥或魚湯充飢，有三十九天之久。總覺得這次發病對魯迅身體的損害非常之大，是造成他五十五歲去世的誘因之一。兄弟失和，將魯迅的心撕得血淋淋的。

周作人也一肚子委屈。三弟周建人一九二一年去上海，大哥魯迅五年後也南下，最終定居上海。而且，他們各自在上海組成了自己的新家，他卻獨守北京，守着年邁的母親、孤獨的大嫂，看顧帶着三個孩子的弟媳。雖然，許多文章都說周作人

如何的不照顧母親，但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文人，基本的道義他還是遵守的。從他的日記中可知，魯迅剛走時，多是從親到八道灣來，後來，周作人也去西三條，漸漸，或夫婦一起或單獨，一般每月至少要去看望母親一兩次。母親病了，他會去得更勤。周建人妻子芳子住在八道灣，得周作人的照顧自然更多，芳子的兩個兒子各一次大病，周作人都沒少操心。而以前，這都是魯迅操心的，基本無需他插手。可能最讓周作人心情不舒暢的，一兄一弟都定居上海，享兄弟怡怡，他卻孤獨一個。特別是他的愛女若子年僅十四歲便被病魔奪去生命，整個痛苦過程完全是他獨自承受的。那感受外人永遠猜不到，而他的痛苦只會化成更多的怨氣。從兄弟失和後的表現便可見兩人的心態。魯迅從未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對這位弟弟有過一個字的貶損，見諸文字的只在給親友的信中提過「周啓明頗昏」，「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他（周作人）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得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而這隻言片語中，體現出的卻是魯迅對二弟始終懷有的悲憫。同時，魯迅對周作人的作品也很關注。周作人對魯迅卻頗多譏諷，感情上也頗多怨恨。而信子認為周建人拋棄了芳子，對上海的兩兄弟更恨之入骨，因此還猜疑周作人也有過外遇，到晚年這猜疑仍未消除。她自然會時常在周作人耳邊表達自己的怨氣和怒氣，在兩人平日的不愉快中，更會以此為口實，讓周作人難堪，這也就加重了周作人的怨氣。

周建人在上海的生活一直頗艱辛，最初他將工資的大部分都寄回北京，開始幾年裏，他也一直希望芳子能到上海與自己團聚。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他兩次返京，除了探親，自然更為勸說芳子南下。芳子不但始終拒絕，而且在信子的唆使下不斷向周建人索取生活費，致使周建人的生活很拮据，有病也強撐着。後來，他得了肺結核，芳子仍不肯到上海照顧他。正是在此時，周建人的學生王蘊如出現在他的生活中。他們同居後，經濟上更拮据，王蘊如生第一個孩子時，不得不回鄉下老家坐月子，這在當時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情。一九二七年，魯迅抵達上海，在精神和經濟上給了他們許多幫助，才稍稍緩解了他們一些壓力。魯迅曾在家信中，向母親彙報周建人的情況：「老三是好的……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灣逼去大半，而上海物價，每月只是貴起來，因此生活也頗苦的。不過這些事他決不肯對別人說，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九三六年底，魯迅去世不久，周建人攜王蘊如回京給母親祝八十大壽，羽太姐妹與他大鬧，長子周豐二還持刀欲刺殺他。周建人回滬後，豐二又來信頗有要挾之意，他回信斥責豐二。周作人不但不予勸解，反在給三弟的信中道：「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只能作妾看。」言語刻薄至極。兄弟由此鬧翻，周建人並登報與豐二斷絕關係，同時拒絕再向八道灣匯寄生活費。然而，周作人出任偽職後卻利用職權，強迫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周建人工資的一半直接扣下，寄回八道灣。

(二)

# 以色列節日何其多

陳來元



天南地北

獨立日在猶太曆八月五日。以色列宣告獨立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十四日，這一天是猶太曆八月五日。鑒於猶太曆某月某日在西曆年不同年份的具體日期是不固定的，同時以色列的節日都按猶太曆來過，故以色列慶祝獨立日不是在西曆五月十四日。

節日的前一天晚上八點，以色列議會在耶路撒冷赫茨爾山舉行正式慶祝儀式，議員及內閣成員都要參加。儀式包括點燃十二支火把及鳴放禮炮等。節日當日，官方組織許多活動，主要有國防軍隊遊行、舉行飛行表演、總統為外交團及優秀將

士舉行招待會、國際《聖經》比賽及頒發「以色列獎」等。此外，全國各地的市政府選舉辦娛樂晚會，燃放煙火。這一天全國放假，平民百姓往往舉家開車到野外生火烤肉，邊吃邊唱，歡度國慶。

耶路撒冷解放日是在猶太曆八月二十八日，為紀念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以以色列佔領耶路撒冷老城、統一全耶路撒冷而設。節日期間，耶路撒冷城內通常要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其主要慶祝儀式於前一天日落時在哭牆前舉行。儀式開始前，首先點起十八支蠟燭，以紀念在攻佔耶路撒冷老城的戰鬥中犧牲的戰士，隨後是感恩儀式。節日當天，群眾在城裏舉行遊行，其路線是從老城的雅法門出發，沿着新城的雅法路前進。這一天晚上，人們

還到靠近老城的一個山谷裏舉行歌舞晚會。為慶祝這一節日，全國學生放假一天。

篝火節在逾越節首日後第三十三天，即猶太曆八月十八日。相傳猶太拉比阿奇瓦在此日組織猶太人從羅馬人手中奪回耶路撒冷後，點起篝火通知周圍村莊，猶太人從此以點篝火來慶祝阿奇瓦領導猶太人奪回耶路撒冷的勝利。

關於篝火節來歷還有另一種說法。相傳歷史上在這一天的發生兩件不幸的事：一是阿奇瓦的二萬四千名學生死於瘟疫，二是著名拉比西蒙·巴爾·沃哈依逝世。在這一天的晚上，人們點燃篝火，圍着篝火念讀禱詞，向上帝祈禱。由於篝火節是在逾越節首日後第三十三天，所以也叫三十三天節。(五)